

紐約淘金夢傳奇

THE
METAMORPHOSIS OF
DR. CHENG
IN NEW YORK

邱松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紐約淘金夢傳奇

邱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纽约淘金梦传奇 / 邱松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11
ISBN 978-7-5500-3840-0

I . ①纽… II . ①邱…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91344 号

纽约淘金梦传奇

邱松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策划编辑 朱 强
责任编辑 赵 霞 朱 强
书籍设计 朱嘉琪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25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840-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版权登字 05-2020-158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影响阅读, 请半年内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CONTENTS / 目录

- 001 厨房一隅
- 004 渔船闯大运
- 008 成医生锋芒初露
- 014 成家祖传“摸筋法”
- 019 夏老板试看大陆医生
- 022 邵经理首尝中医药效果
- 025 升职 Pass Boy
- 030 五朵金花
- 032 华埠哥伦布公园
- 034 从无牌小贩到拥有几间大超市
- 037 立足法拉盛
- 042 夏大老板的可羨可悲
- 045 成医生大骂多鞭丸
- 049 邵经理电话传佳音
- 052 重逢心上人
- 059 圆美梦，诊所开业
- 062 老板娘绘兰贺新张
- 067 记者罗小姬
- 072 临床成功诀窍
- 076 “水变财”的两大法宝
- 081 夏老板染恙进医院
- 084 哈德逊河岸的“小黄山”

- 090 夏家花园
- 097 以钱生钱赚大钱
- 100 夏老板得意说 Seabass
- 106 夏老板小中风
- 115 多丽丝细问 Healing Music
- 120 约瑟芬赠日本细叶枫
- 123 成医生咖啡店示爱
- 131 海伦烈日绘黑松
- 135 哥俩盛装贺寿
- 137 彩球掀热闹
- 142 “清虚道观”的鲁自然道长
- 145 厨房里的笑声
- 149 一见钟情就是有缘
- 156 竹石角互表心迹
- 164 王小军破读怪诗
- 167 夏老板中风
- 171 海伦心乱如麻
- 175 诊所遭迫迁
- 178 夏老板妙策反迫迁
- 182 老移民骗新移民
- 187 在夏家过中秋节
- 190 阿英精制家乡菜
- 193 成医生巧用鬃风穴
- 201 露台赏月
- 207 祸水红颜
- 214 该叫你“成百万”了
- 218 夏老板吕祖坛求仙方

223	《道经故事》
226	夏老板悟识“无生有”
231	佛跳墙与“金色冒险号”
238	王小军抗拒学医
242	成老兄妙计赚骆忠
245	成越初进法国餐馆
252	笑谈鹅肝
257	倾国倾城一美人
261	夏老板重金聘私家侦探
264	踩到老虎尾巴
267	海伦花园图自尽
271	太上感应篇
273	烦恼本缘得
276	泪洒经书
279	人类渺小无法形容
282	道观接班人
285	夏老板借刀杀人
287	梦赐训谕
291	英雄折腰

廚房一隅

九十年代中期，某年冬，紐約市。

一个傍晚，下着雪，粒粒雪花在早早便亮了起来的街灯照耀下，像无数被风吹散了的蒲公英花絮在空中飞舞。当这些洁净无瑕的雪花落到地面，瞬间即被行人脚步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践踏成坑坑洼洼的污泥浊水了。

在民铁吾[注①]中城，在最繁华热闹的第五大道和一条街的交汇转角处，有间很耀眼的中国餐馆。餐馆正门，绿瓦檐下，横镶着块厚厚的长方形木招牌，上面浮雕着古雅的隶书“金邑”两字，黑字金底，显得古色古香。招牌下面还有个金黄色的 Shanghai plaza 英文光管招牌。正门左右有两条深红色的圆柱，柱上有绕柱的彩色的游龙雕塑。餐馆临街两侧各有大玻璃窗，擦拭得一尘不染。玻璃窗里面虽然挂有竹丝垂帘，但路过行人还是可以透过垂帘空隙，看到里面经常食客满堂，座无虚席。

“金邑”在民铁吾是间颇有名气的中餐馆，生意好得在同业中出了名。它以装潢出众、座位雅致、服务态度好、价钱不太贵为特点。菜式以川浙菜为主，加以变化，以香、酸、微辣而不油腻的味道迎合中上层老美口味，因而生意十分红火。

这天傍晚，虽然一直下雪，但它的生意完全没受影响，客人仍像平时那样有序地站在镂花的红木招待台前轮候。台上摊着本厚厚的候位登记簿，几位穿着旗袍的漂亮的女侍应生，有的在登记候位客人的姓名，有的在忙给客人带位，有的在和新到的客人说话。

在这群漂亮的女侍应中间，走动着一位身材瘦削、年约六十，穿着黑西装的经理。这是“金邑”的邵经理。邵经理头发花白，长着双因眼尾下垂而略呈

三角形的善良的眼睛，鼻孔细，嘴唇薄，黝黯的脸色带着倦意。他留意着每个进门客人。如果是熟客，他会立即迎上去，做出惊喜的样子，以流利的英语跟客人打招呼，督促侍应生不要怠慢了这位什么老板或“我的朋友”。他会特别留意那些不是长工的男侍应有无怠慢客人，也不断留意座中食客动静。如发现侍应生来不及招呼，他会亲自前去招呼，不让客人受到冷落。

“金邑”座位很有特色。厢座与厢座间作“之”字形排列。厢座间用镂花的矮矮的木栅栏相隔，座与座之间既可相望互相说话，又可自成一角，互不干扰。餐厅左侧是酒吧；右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画。画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月下携手共游的内容，所题“三千宠爱在一身”，是用清丽的瘦金体书写，有两盏内射灯照着，因而画中人物十分引人注目。餐厅里面左边有两个可摆两宴席的小房间，一个叫“东厢”，一个叫“西厢”，都挂有山水画，摆设清雅。最里面是厨房，厨房门口有两扇活动短门，挡住了外面客人视线，免得客人把厨房内的忙乱看在眼里。厨房门口门楣上，放着一座两尺来高一尺来阔的神龛，供奉着红脸绿袍、手执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的关公瓷像，两枝长明灯泡电蜡烛很抢目。

晚餐是厨房最忙的时候。这时厨房内一片忙乱，两排中式炉头（每排有五个炉头）面对面排列，四五个穿着白帽白衫工作服的厨师正满头大汗地忙着。有的左手执锅铲、右手拿着长勺在炒菜。有的则在抛锅。时有火焰在锅中升起，香味四溢。有人在油炉前忙，有人在排骨炉前忙，有人在一侧的工作台前忙。有三个腰系白围裙、汗流浹背的阿米高〔注②〕则在那部热气腾腾的洗碗碟机前忙得团团转。声音嘈杂，有铲勺碰击铁锅响声，有水声，机械转动声，还夹杂着侍应生的落单喊叫声和厨师的笑骂声。

在这忙乱的厨房中，在靠近后门的一个角落处，有个新来的叫阿成的杂工，正站在一张宽阔的不锈钢的长工作台前，一声不响地努力地干活。他刚用切菜码机切了各种备用蔬菜，填满了抓码冰箱，又赶着切面前那一大箱只能用手切的芥兰花。而在那一大箱芥兰花旁，还有一盆半解冻了的虾砖和一盆在解冻的鱿鱼砖，都在等着他去掰壳和剔肠。

阿成上工才个把星期，邵经理只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他叫阿成。阿成这时也穿着白工作服，脚穿着一双很新的看来是为做这份工才买的廉价劳工皮鞋。他此时正分开两脚，低着头，斜着他宽阔的肩膀，勤快地却又有点笨拙地拿着菜刀切芥兰花。因尚未熟手，他面前的塑胶砧板周围散落了許多跳弹出来的碎粒。他一直想法子减少碎粒，怕头厨说他不懂切菜。

阿成每天早上十点半钟走进厨房，头厨就把一大堆看来永远做不完的菜料吩咐他或洗或切或怎样地去做。头厨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阿成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头厨每吩咐他做工时，总是眨着他那粗圆的双眼皮眼睛，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广东话，脸上挂着防人偷懒的严厉神情，一再说做工手脚不能慢，绝不能让抓码冰箱空着。

阿成看来三十五六岁，个子高大，留着不长也不短的头发，发型很一般的大小分界，肩膀宽阔粗厚，国字脸，浓密的眉毛下长着一双也分不清是聪敏还是狡猾的精精灵灵的眼睛。鼻子高而端正，嘴唇厚而轮廓分明。虽然他此时穿的是厨工制服，却掩盖不住他英伟好看的外表。只见他这时神情认真而愉快，显得很珍惜这份刚找到的工作。

他是从唐人街职业介绍所找到“金邑”这份工的。他到“金邑”时，接见他的是邵经理。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难找到另一个对人这样好的经理了。邵经理接过他带来的职业介绍所介绍信，稍瞄了一下，就问他姓什么，随即告诉他工作时间和工钱：每天从早上十点半到晚上九点半，日薪五十元。邵经理待他表示明白后，也不再多话，即吩咐他明天照时上班，完全没有提问阿成最最担心的问题——是否有绿卡。因阿成是个初来乍到的没绿卡的非法移民。

[注①] Manhattan，为纽约市中心。

[注②] Amigo，西班牙语，原意为朋友，但一般人习惯把说西班牙语、有西班牙血统到美国做工、多无居留身份的南美人叫阿米高。

漁船闖大運

阿成姓成，單名一個越字，廣州市人。原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醫生，成越醫生。一年多前，他因偶然替在偷渡出國途中受傷的王小軍治病，認識了他，也動了偷渡出國念頭，後來花了两萬塊錢，與王小軍一道乘船偷渡到了香港。兩人到香港後，王小軍很快就為自己弄了個“難民”身份去了美國。王小軍到美國後，未忘記曾經救治過他的成醫生，曉得成醫生非常渴望到美國，見自己僅是刻幾顆假印章就把美國駐港領事館的老美騙倒，拿到“難民”身份達到了目的，就一再打電話給成醫生，鼓勵他依他的辦法做，還說他可以幫他弄些假證據。成越知道王小軍很懂政治，很會利用政治搞這些鬼把戲，他也確曾利用手上那幾顆假印章就讓那些老美信以為真，順利拿到赴美簽證，就依他話，照他的計謀行事。但，他並沒有王小軍那麼幸運，領事館識破他拿出來的證件全是東拼西湊的東西，不但拒絕了他的申請，還把他列入了永遠不准進入美國的黑名單。成越無奈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多，直到一個多月前才用假護照繞道巴拿馬到了美國。他到美國後即與他在紐約唯一認識的王小軍住在一起。

王小軍是怎樣一個人？別以他是一個普通的偷渡客，他原是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畢業生，而且是有名的“中山大學”的畢業生，才二十來歲，既年輕，腦袋又靈；既像初升太陽，又像只剛離母闖世的小老虎，血氣方剛，壯懷激烈，抱負不凡，一腦袋點子。

他家在廣州，父母是小商販，家庭環境不錯。他在“中大”念的是中文系，他從小酷愛文學，希望將來做個社會主義大作家。大學時是個魯迅迷，很崇拜魯迅，曾一度留過魯迅式胡子，只因後來那個他很愛的女同學說“魯迅胡”與他臉型不配，不好看，才把它剃掉。他後來又迷上政治哲學，讀了不少唯物主

义理论书，对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下过不少工夫，自励要做个出色的政治哲学理论家。他志向远大，也很努力，一直为将来怎样成名成家建功立业呕心挖肚，铺谋定计。

他曾写过几篇有鲁迅风格的散文投稿到文艺杂志，均没获发表。他当时虽有点失望，但没气馁，他明了自己还要多点努力。就在他快要毕业那年，学界掀起了对孔子哲学思想再评价的热潮。报刊出现了很多讨论这方面的文章，中大学生会会刊要求同学写文章参加讨论。他认为自己的哲学修养比许多人深厚，该好好表现自己。但文章该怎样写，要批孔还是捧孔？开始时候，他是准备随大流捧孔的，因为这时候学界多捧孔。怎样捧？他准备谈孔子哲学思想是一种开始摆脱宗教唯心主义转向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但稍后他又想，现在大家都倾向对孔子思想重新肯定，如果他不另辟蹊径，就会落入窠臼，表现不了自己能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显露不了自己的棱角，不会有人注意自己。他还想到鲁迅多是批孔的，鲁迅发表的成名作《狂人日记》，控诉的就是孔子推崇的封建社会的人吃人礼教，他王小军决不能没有鲁迅精神。这时候学校恰好要大家做好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他觉得，如果他能迎合这要求来批孔最有意义。

他翻了几天有关孔子的书，最后写了篇批判孔子“两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文章，批这“两不”是平均主义思想，是有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他的文章在学生会会刊登出来了，但最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校外一本杂志转载了他这篇评孔文章。他兴奋得一连三晚都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写作才华已初露锋芒，认为这是他人人生历程的转折点，是他攀登人生高峰的起点。从此，他心高气傲，意气风发，对前途充满憧憬和自信，希望毕业后到学术机构当研究员，或到出版社当编辑，成为作家或政治哲学理论家。到即将毕业时候，他也这样地向有关单位申请工作。但他这美好愿望很快就落空了，没有一个单位接受他的申请，他被介绍的工作竟是到粤北穷山区一间中学当语文教师。这对他打击颇大，他哪肯接受这平凡工作，认为离开大城市在没多少书店、没大图书馆、难结交上文化工作者的山区工作，有碍他上进，肯定难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必埋没他的才华，毁掉他的美好前程。经过仔细琢磨，他决定拒绝上任，宁可暂时失业在家再等待机会。他父母是支持他做这决定的，认为现在社会日益开放，出路多，不该到穷乡僻壤去作践自己。

王小军开始赋闲在家。一天，他父母给他买了台进口的多功能的高档日本收音机，让他消遣解闷。王小军发现这部收音机能清晰地听到香港电台广播。

他开始天天利用它收听国外新闻。国外新闻让他大开眼界。他听到不少人乘改革开放边境管制没以前那么严，偷渡到香港成名成家的故事，这些人的成功故事让他顿生远走高飞念头，觉得外面世界太广阔了，认为如果他能到香港去，将如蛟龙得水，如虎添翼，将比许多人都更容易成功。但他家庭在香港没亲属，没条件依法申请到那里去，他只能像一些人那样，想办法偷渡出去。

王小军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方向伟。方向伟家乡在东莞宝安，非常靠近香港新界。王小军曾听他说过，从他家乡偷渡香港非常容易，说他家乡那条村半数以上青年都跑到香港做工赚钱。王小军对方向伟说了他很想到香港发展的主意，方向伟同情他怀才不遇，说可以带他避开边防检查先到他家住下来，待他稍为熟悉边界环境就可以上路。王小军决定一试，他父母听了方向伟介绍的情况后，也支持儿子利用这机会到外面闯世界。

王小军出发了，他跟随熟悉家乡环境的方向伟顺利地到了方家住了下来。方向伟父母见王小军斯斯文文，又是第一次偷渡，也好心地指点他怎样的涉水爬坡，怎样避人耳目。

但王小军上路那天运气不好，失败了。当他拿着方向伟画给他的路线走了半小时，在靠近一条小村的山坡树林附近，模模糊糊地看到远处有个像是边防军样子的人在走动。他慌了，多看一眼都不敢，立马回头跑。由于他跑得太快，惊动了附近的狗，一只大狼狗追过来朝他脚跟咬了一口。幸好这狼狗咬他后又忙于同其他狗打架，让他幸运地逃脱了。

王小军伤脚后，即在方向伟协助下回到广州家里，他的伤脚很快就恶化。他发烧了。他父母担心，准备将儿子送医院治疗，可是又考虑到非法越境的行踪暴露，留下污点，影响前途，于是就决定买些消炎退烧药和外敷药给儿子治理，但全不见效。就在他父母着急时候，一个来探病的也是很要好的同学来了。这同学叫胡文霖，他见王小军一再发烧，又不愿到医院去，担心他病情恶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他想到他哥胡文源跟市人民医院的成越医生的女友的舅舅陆明德很熟，就立即打电话要他哥出面通过陆明德请成医生来帮忙。成医生来了，也把王小军医好了。成越就是这样与王小军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王小军病好恢复体力后，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对偷渡灰心，反而因有过这次经历胆变大了。他要方向伟再带他到他家去，要再试一次。但方向伟对他说，他家里有钱，他又太斯文，认为花钱坐渔船偷渡比较合适，说他有个做渔民的同乡，协助过别人从蛇口下船偷渡，每人两万酬劳，说他如果愿意花钱，可以请这同乡帮他忙，又说这同乡见我跟你多年同学，不会出麻烦，多会答应。

王小军也把情况向父母说了，父母见这渔民是方同学同乡，应该是可靠也有经验的，就答应出这两万块钱。王小军对偷渡到底有点害怕，想找个伴壮胆。他一下子就想到同样非常想出国发展的成医生，就把花两万块钱坐渔船偷渡香港的门路对他说了。成越听了，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出国好机会，认为这渔民是他好同学同乡，又有经验，当会万无一失。经过多天的反复思量，最后还是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决心跟王小军一起走。两人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到了香港。

成医生锋芒初露

成越切完了面前那桶芥兰花，不敢稍停，但一时不知先掰虾壳还是先剔鱿鱼肠，就在他犹豫时，邵经理急步朝他走过来说：

“阿成，快把手洗洗，穿上衣服跟我到外面去，我们的夏老板回来时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脚，你来帮忙扶他进来。”

成越听到老板伤了脚，不敢怠慢，连忙洗手穿衣，随邵经理出去。

外面仍下着雪。夏友福老板驾车回“金邑”把车停泊在附近，当他离开车子时给雪滑倒伤了脚，他忍痛回车内打手机让邵经理着人扶他回“金邑”。邵经理见新来的阿成长得高大，他的切菜工作又可以随时放下，就挑上他。

成越迎着扑面雪花，随着邵经理走近一辆汽车，这是一辆崭新的银色的S500型奔驰。成越在香港时晓得香港富人都爱用这种豪华车。车子这时正好停在路灯下，只见仍未被雪掩盖上的部分车身，在灯光下闪闪生辉。

“真的是个大老板。”他暗地想。

邵经理拉开车门，弯身同坐在车内的老板说话。成越还是第一次见到老板。他站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等候吩咐。

夏老板看来五十来岁，外穿深色毛里大衣，灰褐色西装，橄榄色衬衫，结着闪亮的真丝领带，一身豪气。只见他长得白白胖胖，蓄短发，双鬓花白，双眼皮，两眼有点浮肿，肥头大耳，鼻子肉厚孔宽，上唇留着微微花白了的很是威严的一字胡子。成越注意到他双唇带瘀，脸色灰暗略见浮肿，估计他是个身体不大健康的人。

夏老板一直同邵经理说着成越可以听懂上海话。成越见他说话时，神情严肃，带着点忧郁。邵经理一再问他是否把他送到医院去，他都拒绝，说没那

么严重。他说话间身上手机响了两次，成越见他拿起手机一次用英语说话，一次则用广东话骂人。他的广东话说得十分流利，要很仔细才听得出他有少少的上海口音。

最后，邵经理吩咐成越回到“金邑”门口等候他们，让他把车开到门口，才一起扶老板下车。

成越在邵经理的协助下，把夏老板扶下车进了账房，又替他把大衣脱下，让他在沙发坐下来。成越正要退出，邵经理却要他暂时留下等候老板吩咐，说他替老板泊好车后再回来。

夏老板没理会站在身边的成越，显得有点气恼地皱着眉，嘟囔着戴上眼镜，要看看自己的脚扭成怎样。他吃力地弯着肥胖的身躯想脱去伤脚的袜子，但提脚时很痛，没办法把袜脱下来。成越见状立即蹲下替他把袜子脱下。

“怎会这样痛。”夏老板说着低头察看他的脚。

成越见他伤的脚踝关节肿胀，肿处青瘀，但表皮未损，亦未有外翻或内翻现象。

“老板，看起来是伤筋了，软组织有点受伤了。”他对他说道。

夏老板没有理会他，仍把伤痛处左看看右看看，显得有点不甘心，认为他只不过稍微跌了一下，不该那么痛。

“老板，我可以替你看一下吗？”成越问。

“你是医生吗，你懂吗！”夏老板瞪这杂工一眼，口气带点斥责。成越闻到了他口气很浓的烟味。

“老板，我正是医生。我是刚从大陆出来的医生。我以前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我可以替你检查一下。”成越说，觉得应该让他知道自己是医生，而且是个大医院的医生。他从这老板的一脸病态的面孔看出，他心肺全有问题，如果自己能帮上他忙，巴结上他，挨着大树有柴烧，对自己将来总会有好处。

“哦。”夏老板有点意外地望他一眼，这时才发觉这杂工果然一表人才，不像是个粗人，但他也不觉意外，因为他晓得不少在“金邑”做临时工的人是很有学问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成越。成功的成，越南的越，这里大家都叫我阿成，我是刚来做工的。”

“你看我的脚怎样了？”

“看样子问题不很大，”成越看着他的伤脚说。“看来没有内翻或外翻，仅是软组织受了点伤。”

“是吗？”夏老板高兴地说，又戴上眼镜看脚。

成越用左手托着他的脚，右手握住趾部，一边轻轻试着转动，一边观察他的反应，见他虽说痛，但样子不像是激痛。

“没错，仅仅是伤筋。”他以肯定的口气说。

“什么叫伤筋？”

“伤筋是中医名词，也就是西医所说的软组织损伤。当人体关节附近的肌肉、肌腱、韧带、筋膜、关节囊、血管，以及周围神经等等因跌扑撞击引致部分断裂损伤，这就是软组织损伤。”成越解释，故意说得专业一点，让他不怀疑自己是医生。

“又肿又痛，也青紫了，不会是骨头走了位吧？”

“伤筋一般都会引起青瘀肿痛。肿是因为皮下出血和组织液渗出造成的。你脚骨应该没有脱位。当然，为了保险，我还是建议你明天找医生用 X 光检查一下。现在要紧赶做的是，给受伤地方冷敷，阻止继续出血肿痛。”

“就依你的意见做吧。”

成越立即到外面拿来毛巾和冰块为他敷上。

“冻得麻麻的，好像没那么痛了。”夏老板有点高兴地说。但随即咳嗽起来，边咳边拿出纸巾，把痰吐在纸巾上。

“脚一冷，就要咳了。”他告诉成越。

“让我看看痰。”

夏老板翻开纸巾让他看。成越看是白痰，呈泡沫状，是肺虚型慢性气管炎常见的风痰。

“老板，你气管不好，你有慢性气管炎。”

“是啊，你看准了，这气管烦死我了。”夏老板以饱受折磨的口气说。成越见他对自己已有信心，即想给他把把脉，看他底气怎样，好给他些意见，即对他说：“让我给你把把脉好吗？”

“好吧。”

成越拉过一张椅子坐到他面前，把夏老板一只手搁在沙发扶手上。他的手指刚按到寸关尺上，即见房门被推开，走进一个身着大衣脚穿长筒雪靴的女人。这女人扫视一下两人，含笑的面容似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怪异。

“老夏，你怎会这样不小心，伤得怎样？需要送你到医院吗？我收到建章

的电话就赶来了。”她说着把身上大衣脱下挂在墙角衣架，边挂边看两人。

“我太太。”夏老板给成越介绍。

成越看老板娘来了，即停止把脉站到一旁，让他们说话。老板娘过来，关切地看了看丈夫的伤脚，又打量了一下站到一边曾给他把脉的厨房工人。她猜这厨房工人在为跌伤的丈夫看病。

成越定神看看这老板娘，一下子被她的美貌惊呆了。“天啊，天地间竟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女人！”他暗地惊叹。

他见老板娘约四十来岁，肌肤柔嫩光滑，丰腴而又轮廓俏丽的脸庞，衬着个白嫩得透明似的美美的鼻子，双眸明媚，稍大的黑眼珠子温顺动人。又见她身子结实，乳房丰满，三围凹凸有致，乌黑柔软的头发在后脑盘成蝶形髻，既美艳又端庄。他虽然还没跟她说上半句话，已从她的目光和举止里感觉到，这老板娘不但是个和善愉快的女人，而且聪颖、单纯、成熟、有礼；在她的顾盼间，看得出她还是个有丰富而细腻情感的女人。

成越觉得自己活了几十年，见过的女人无数，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令他一时为之销魂荡魄的女人。他也惊奇一个养尊处优的大老板娘怎会有如此迷人的身材，在他印象中，他见到过的有钱富婆全是些肌肉松弛的胖女人。他还注意到，在这下雪天，她穿的仅是件紧身羊毛上衣，毫无怕冷样子，既美貌又显得非常健康。

“下雪天，你还到处走，该小心呀，我现在送你去看急诊好吗？”她问丈夫，声音柔美清亮，说话间又望了望站在一旁的成越，显然也被他的外表吸引。但她的视线在他脸上稍停即躲开，好像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成越感觉到她的眼神既友好又亲切。

但夏老板却一脸嫌她啰嗦的神情，朝她摆动了一下手。

“最讨厌去医院，仅是扭伤了一点点。他已经给我检查过，骨头没问题，”他望了成越一眼说。

“他是医生，以前是大陆医院的医生。他现在给我敷冰，痛已减轻多了。”

“是吗，那太好了。你是刚来这里做工的吗？该称呼你什么医生？”她开始对成越说话。

“老板娘，我姓成，成功的成，我到美国才个把月，在‘金邑’做工才一个星期多。大家都叫我阿成，请你就跟大家一样叫我阿成好了，别叫医生，那会很不好意思的。”

“是医生就是医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的脚伤得怎样？不会有什么问